林居漫錄

林居漫錄卷之四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問晉江預推論者援歐後鄭五以刺之毋乃辱之已甚乎曰祭有君子之道二焉其反覲也明其引退也决從來相臣或指其短輙辯其長自知自審者鮮矣人劾之則濡忍而就列君逐之則倉皇而就道執政未幾而飄然解組者抑又鮮矣論者以鄭方人是以君子之道待之也何謂辱耶

問令甲上言大臣德政者以奸黨論辟近
朝廷召舊輔一點新輔三并山陰爲五而康侍
御丕揚上疏獻諂至謂與唐虞五臣並美豈
未覩國家令甲耶疏詞千言大約主信重相
臣夫
皇上之待相臣信矣重矣而猶且求多必欲倒
持太阿授之以柄然後爲信耶重耶古來爲
相臣遊說者輙曰不信其臣不重其權以致
威福下移人主孤立可復效尤耶曰頌美相

臣識千明禁若爲彼遊說或未必然方今
聖明在御乾剛獨斷即媚竈之說日陳于前安
能動哉
先封翁有儁才而喜讀書博覽古今載籍而手
録其奇偉快意者自少至老未嘗一日離泓
穎輩也從先大父宦京師數年先大父以文
章氣節多與諸名公相友見翁皆曰孺子可
教也以故益奮勵有四方志凡田賦兵防漕
渠刑法諸大政事無不綜核行年八袠時卒

已入仕乃追憶舊文彙爲一編貽葬曰居官而不習國家典故何以用世尤好觀忠臣直士章疏易簀前數日閉藥侍御維廷評皆以言事謫亟索其疏命葬讀之嘆息再三問曰二君亦有難易乎葬對曰批鱗易借劍難翁首肯維言及乘輿蘊事關廟廊

國家有三亡而水旱饑饉之災夷狄侵凌之患不與焉誅戮諫臣剛愎自用一亡也聚斂財賄怨毒日積二亡也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

憂三亡也皆詩之所謂不可救藥者也

予爲貴溪五年置學田四百畝以養貧士及督學浙中檄有司置學田開府劉用齋捐三百金予捐一百金爲倡而有司莫應祇以虛文塞責予乃多方曆置摠十一府計之幾萬畝云

嘉與一富人隱沒稅糧入官田二千三百畝諸縉紳競求之院道而院道難之莫適與也予白之二監請置爲學田分贍府學及嘉秀二

學從之而士大得所濟云

與人樂不若自適與衆樂不若相知

讀書不可間須早暮講習斯義理浹洽讀書不可速須從容涵泳斯趣味深長

太平廣記數百卷大都志怪予始不信乃今知之王給舍問卿性嗜犬或教以盛犬布袋中沃之以湯死煑食乃佳給舍如其法率三四日食一犬一夕盛犬將入湯而壁間尾燈盞忽作犬吠厨人異之以告給舍給舍自聽之

而吠益急乃毀尾鬣以錫鬣易之吠如前給
舍懼而釋犬居無何而晨起侍班得寒疾越
宿而歿時予在兵曹赴弔詢其親友及僮僕
具言如此存之以戒世之偏有所嗜而好殺
生者

或問鑛稅之病民甚矣頃見
聖諭云是新建寔勸之夫新建雅負物望何以
有是曰當言利之術中而饑鷹餓虎幾徧海
內人情洶洶思亂閣部撫按臺省爭之皆不

能得新建乃請止令撫按採榷召回中使是亦從權救急之務然出于撫按暫爲地方計則可耳若輔弼大臣則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法程具在而姑徐徐之說豈所宜陳以此讓新建何辭之與有噫大臣一言不可輕發稍或不當而天下且議其後可弗慎歟

晉史譏謝太傅期功之喪不廢絲竹遂成流風若在今世更有可怪者焉齊民毋論已搢紳士大夫居苫塊之中而婚男嫁女預喜慶事

者有之召客赴宴作樂觀優者有之麻衣入
公府或易服謁尊官者有之此皆名教之戮
餘世如晋風猶爲近古爾
人子聞父母之喪號泣奔走而赴故謂之奔喪
近時督撫重臣聞訃以候代遷延或半年或
一年甚至有服將闋而後行者郡邑長吏亦
以署篆交盤遲留不去間有比追贖鍰于私
衙者天理民彜其存幾何惟許少薇開府江
右聞親病篤徑歸雖于令甲有礙而一念孝

思真切懇至可以愧夫嗜人爵而蔑天親者矣吾有深取焉或曰陽明弃師子嘗譏之而少薇何獨見取曰陽明爲已病少薇爲親病何可比也故譏陽明所以教忠取少薇所以教孝

教孝

貴溪有殺越人于貨者莫知爲誰時予入覲未迈署篆者訪其讐家坐之而賊竟未獲也予至疑之某既晨起讐家相去頗遠何從知而襲之必其相厚者也因詢其父若子與何人

最相厚者父曰間壁某與吾子朝夕過從嘗
同卧起又問招稱若子帶銀十一兩在身幾
錠幾件乎曰三錠耳乃令縛某至于庭厲
聲詰之曰汝殺人奪財我已訪之的矣可漏
網耶其人戰慄失措强曰我與某結義兄弟
豈忍害之問有妻否以無對問有毋否以有
對于乃呼一隷耳語之云汝到某家紿其毋
若子受刑痛楚已招認賍銀在汝處速取出
猶可緩死毋駭曰吾固知此事當敗遂以銀

付隷持來則三錠宛然如物也某遂輸服無辭而向署官所枉入者得釋矣縣中翕然稱大快而不知可以理推也古今禍患之作不在所憎而在所愛者多矣豈獨一鼠蜚然哉而妄有所比與輕有所入者皆足戒也

孔子無心應世者也故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又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老子有心應世者也故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孔子之道

如湛天㘙曰老子之道如幽谷巉巖

老子心奸釋迦心毒或問佛主慈悲不殺何以云爾曰釋迦滅父子之恩割夫婦之愛絶生育之理則是大不慈大不悲而殺盡一世之人類也猶謂不毒耶

問文臣愛錢武臣惜死其來尚矣今之武臣不獨惜死抑且愛錢何也曰武臣愛錢非特自愛也爲文臣愛也葢勢不得不愛也試觀總副叅遊諸弁有一不以上剥下者乎又試觀

撫按司道諸公有一不以文取武者乎總之皆軍實也餉安得不竭兵安得不困而武備安得不弛廢哉盍反其本矣欲去武臣之貪先去文臣之貪欲求武臣之廉先求文臣之廉

問世傳萇弘之血化而為碧子胥之魄怒而為潮抑何妄乎曰非妄也天地間禎祥妖孽何所不有皆實理耳子產云用物弘多則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茲二大夫皆以忠

臣強死則其陰魂聚而不散義憤鬱而不舒
安得無非常恠異之徵而天地鬼神欲顯二
大夫忠烈又安得不以非常恠異示哉至如
磔市而血上流斷首而面如生而中丞之皮
猶爲復讐之狀亦此類也何妄之有
徃相君惡人之論巳也欲盡處則恐公憤益激
欲不處則恐人言愈至乃密請留中以惑
聖聽俾巳不負妨賢之名而得以安其位人不
獲建言之利而可以箝其口計誠便矣而孰

知竟習以爲常也邇來内外章疏無論事情
大小緩急一槩不下蒙蔽之奸啟而旁落之
漸成然後追咎向者相君之誤國也噫亦何
及矣
内豎陳奉橫行楚中發塚抄家殺人焚屍極其
慘毒會城士民再起擊之㫖以撫按三司救
免
上悉其狀召還而金寳財物以鉅萬計慴有畧
之者支開府乃多與之徒衛至襄陽王直指

議留其貲償其數以
聞而其大參固勸不可乃止時趙開府已入境亦使人導之出疆以故三楚之人無不痛恨此四公者而省中參疏有云可大可懷無一可者也誠然哉
太和山道衆毆辱襄陽太守守巡可徑治何須
撫按撫按又可徑治何煩題
請及題
請不下而竟不敢詰問紀綱法度澌滅盡矣嗟乎以風憲官奉

朝廷命而威令不行于羽流將焉用此豸冠豸服持節擁旄者爲哉時楚中開府梁霖宇鄖陽開府胡際宸直指守巡姓氏失記

問殺人不操刃孰能之曰惟婦人能之賊國不煩兵孰能之曰亦惟婦人能之是故愼郵之膏投而卒符博士禍水之說敗薪之妖入而竟中行人樹櫝之料古今若此類衆矣而悟且戒者無聞焉悲夫

各邊自督撫而下專務欺蔽失事則掩百爲十有功則飾十爲百雖行直指查勘秖承虛套

謗所謂依樣畫葫蘆者也惟蘇御史鄭論李
中丞戮屍抵級一疏得實耳然蘇素行貪娟
癸巳京察入貪例中或遂以論中丞故疑之
曰蘇雖貪若不論李中丞決不以貪黜不然
臺中之貪如蘇者豈少哉更有甚焉者矣何
從來大計未聞以貪黜御史而獨黜蘇也此
說一倡將查勘邊事者皆以蘇為戒則有寧
欺
明主而不敢招衆怒者上下相蒙賞罰倒置而

疆場之事不至大壞不止矣予故爲別白之如此

或問晉欒書親執厲公而弒之而春秋不著其名氏何也曰凡稱國以弒者先儒以爲當國大臣之罪欒書身爲元帥手握政柄非當國大臣乎稱國以弒則罪之在書明矣曰趙盾亦當國大臣也而靈公之弒特著其名氏何也曰時盾已出亡而假手于族子若不著其名氏則亂臣賊子皆將以詭計倖免矣故董狐歸獄于盾而春秋因之豈可與欒書並論

哉
吳郡繁劇最號難治自
穆廟迄今太守之以才識稱者有之以長厚稱
者有之以翹時通變圓融巧宦稱者亦有之
若清風高節惟春臺蔡公楚陽石公雲衢孫
公三人而已然皆以觸忤上官而去何怪乎
吏治之日靡也蔡公克養完粹儼然有道氣
象而除大奸革大弊爲百世規尤不可及云
朝廷三尺法與天下臣民共守之者也邇來則

有司既以意爲上下法司亦以情爲重輕書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記云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者也今不中不成民安所措手足哉且罪外科罰之禁嚴矣而罰紙罰穀折色入私槖者何限甚至有以鬬毆小事而罰鄉宦三千金始得拔以殺人大故而罰豪惡一萬金遂獲漏網法紀蕩然一部大明律竟可付之祖龍烈焰中矣

林居漫録卷之四終

林居漫録卷之五　　別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王涵峯中丞初入諫垣例當建白乃請行令各省直少印黄曆每啚止給里長一本而啚民就觀焉以省國用同時某御史倣其意請少印青由每啚止給里長一張而啚民併列焉以節冗費郡人為之語曰黄曆給事青由御史宋紹興間有鵞鴨諫議近時有蝦蟇給事何代無賢哉噫以若人而居言路青瑣烏臺

何足爲重而豪傑之士且羞與此輩等列矣

王中丞名守蝦蕆
給事胡姓名汝寧

歸安一監生欲淫其子婦婦性烈不從乃誣以與奴姦而李令松受賄且聽范修撰應期之囑而獄成矣會直指行部審録婦藏利刃以入大哭訴寃訴畢自殺直指乃劾范讁外而曲爲李觧得免後李至侍郎以毆辱本縣官削籍范至祭酒爲鄉人所窘雉經焉說者以范爲殺烈婦之報而猶恨李之漏網也

予舅齊門臺袁公弱冠擬魏科讀中秘書途遇
求嘉不肯避騎出爲兵曹郎會部中火求嘉
以夙憾逮舅
詔獄論死求嘉去改戍尋起用稍遷粵西學憲
先是韓襄毅公開府兩廣潘臬見皆庭叅遂
沿爲故事舅至先令吏諭者禀白非長揖不
可時張半洲爲政慫惥許舅竟不見而去世
但知舅氏以文章名而孰知氣節嶙峋乃爾
故特著之

羅仲素云天下無不是底父　幻宇嘗謂世間無
不公底天命陋巷之殀東陵之壽塵甑之貧
金穴之富大聖而老于道塗庸夫而躋于鄉
相夫孰非天命之公哉君子以為公故順之
而吉小人以為私故逆之而凶

寧夏之亂撫臣道臣及總兵官皆死焉而據城
勾虜殺畧無筭并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主其
謀者書識周國柱也始令推劉許以避首禍
之誅終令斬劉許以贖反逆之罪奸宄之尤

實爲戎首乎言于本兵請陳尸該鎭傳首各
邊以示懲戒而本兵顧以爲功臣也不次超
擢至叅將數見哱之父子索命一旦忽髡緇
弃師遁去莫知所終
天有昭昭處有憂憂處大德必受命凶人多不
終此昭昭處也高才無貴仕積善或召殃此
憂憂處也于公種德不逮勳華之盛而福集
高門嚴守殺人未若東陵之酷而禍符掃墓
此昭昭處亦憂憂處也顚倒簸弄聖哲有所

不能知術數有所不能測天之所以爲天也可知可測則非天矣

一友問士何如斯可以稱名矣曰筲無佛書堂無侍妾門無食客居然有名士之風矣

君子有三戒一戒遊權門二戒比匪人三戒嘹晩節

長洲錢穀數多奸胥盤據其間積蠹牢不可破如陳毓台李雍野劉心田鄧虛舟最號精察然十僅去其四五而俱未及拔其根旋刈之

而旋生矣若民間豪猾輩詭寄飛洒埋沒之
弊種種難名非但賦役不均小民苦之而一
縣糧額見失數萬將僞之誰也噫安得公明
廉執不畏强禦不徇請託者來治吾邑舉諸
蠧弊而廓然一清之以造一方無窮之福乎
戊午秋倭有自秣陵來者將過濠南而吾家在
焉夜半隣人叩門大呼請避寇闔家驚起先
慈衣袪人獨曰寇過當杜門反開門以延之
入耶且如婦人之義宵不下堂何惟靜以聽

之耳于是里中出避者多死而吾家獨全當時無不稱恭人智而守禮云是時倭止五十三人自江陰走留都復走嶀山官兵數千尾之不敢擊將懦兵弱如此

自龐惺菴倡行條編法而兩浙積困爲甦海剛峯蔡春臺取而斟酌潤色焉凡吳中重役如斗庫斗給里長辦當各官自占柴薪富戶之類一切裁革倒懸之解未足喻也以後各省徧行之遂爲畫一之政三公所施遠矣今邑中惟白糧一役動至傾家最爲民害而事關

内府議者吁吾方今
聖明在上得一賢輔力請而歸之司農丹經閣
豎之手則江南二百年疾苦悉除矣
建文之亡一時忠臣義士何其多也革朝誌載
之詳矣其間惟齊泰黄子澄不當與焉昔宋
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
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芘蔭矣親之以
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茲齊黄
以顧命之臣當危疑之際匡君定國豈異人

任何不攄樂豫之忠謨以修敦睦之誼而乃襲晁錯之故智以啓宗盟之隙國之覆亡彼寔階禍惡得云忠義哉且成祖起兵以誅二臣爲名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固非若方練諸君子可以無死者也爵祿在前刀鋸在後而竟不以彼易此壯哉諸君子矣誤國如二臣使建文有知將不痛恨于九京乎其被誅也匪獨可以快諸藩之心抑亦可以快建文之心

積德累行固君子也即一念合理亦得爲君子遂非長惡固小人也即一念悖理未免爲小人故君子之路甚寬小人之路甚窄

居家千言萬語教訓子孫不如一念之善造子孫無窮之福居官三令五申曉諭士庶不如一事之利貽士庶無方之益

嘉靖中倭寇吳浙督撫半洲張公威令不行士卒皆市井烏合將領百餘無一敢冒白刃而先登者故遇敵輒潰張公與先大父爲同榜

士先封翁策其必受禍上書請選精兵以壯士氣誅懦將以勵武節公弗能用時方苦兵餉不繼而趙文華索賄甚亟以二萬金啖之未饜乃論公玩寇殃民死于西市

古語云教管不可廢于家故奴僕有犯除情重送官過小姑恕外只用小竹板決其臀多不過二十而止勿亂踢勿亂打而頭目心腹腰肋要害之處尤當禁忌如婦人則止撻其手勿決其臀乃若人醉勿打人病勿打人老稺

勿打人打過勿打而我醉勿打人我病勿打人我大怒勿打人凡此不但所以愛人亦所以自愛不但可行于家亦可行于官者也

延陵季子吳之賢公子也唐獨孤氏力非之竊謂不然夫聖達節次守節分量自殊若責守節以達節則是責賢人以聖人也而可乎哉春秋時有季子譬之瑞麟威鳳焉而猶以為可貶然則當時諸侯公子皆可誅乎議者但見季歷之克王于後而不覩中子之無聞于

世故論著如斯耳若曰以季子之賢而君長吳國則荆蠻可伯則將曰以夷齊之聖而君長孤竹則遼左可王是徒以利害之私較也夷齊季子則惟知循乎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尼父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也國之存亡何暇計哉

昔賢云貧乏不能自存此是好消息吾少也貧故得一意誦讀人見我涉獵頗博以爲得之天資而不知得之無家累也今通籍三十餘

年而猶然儒素之風日用時或不給此亦足
覘好消息也嘗見縉紳子弟多淫蕩不檢只
緣富足故耳敬姜云瘠土之民向義沃土之
民不才意正如此示兒北山

國制會推大僚凡被人言干清議者不得列名
所以防濫進重名器也間或偶涉風聞亦必
徐俟論定今彈墨未乾枚卜已列少宰于是
怯主持力矣且南中劾于未推之先北科糾
于既推之後而

明旨一下寂然無言讜直之氣不少餒乎迨推
黃全兩亞卿而王胡二給舍始刺及之然終
不敢昌言以攻之也若王疏極陳清議不可
廢胡疏叅少宰知人在明暗之閒行事介紆
直之際推轂者乏持正秉衡者無定裁則皆
確論也　李黃全皆被人言者因推李招議
乃復推黃與全以見推者之必不差論者之
必不當無非為新相解也其如欲蓋而彌彰
何予雅重少宰而此等舉動則不能無責備

之意云
人有恒言皆曰義利利緊跟義則是義能生利
也又皆曰利害害緊跟利則是利能爲害也
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夫
孰知義之在先乎抑孰知害之在後乎故明
于先後之辨而世之趨利者亦可止矣
國于天地必有與立紀法者所以立國之具也
公論者又所以維法之具也古來權臣擅命
必先廢公論然後紀法大壞而國隨之故紀

法與公論相繫者也權臣與國命相讐者也人主去所繫而就所讐蓋自偏聽始大臣之言如金玉小臣之言如糞壤則公論由大臣廢而天下亂内臣之言如金玉外臣之言如糞壤則公論由内臣廢而天下危內臣謂閹竪

世之賢者多喜立名不知名最不可立我居于賢雖肯居于不肖我與二三同志居于賢雖肯與二三非類居于不肖故有名必有黨有黨必有讐古來小人傾君子皆自君子之立

名始漢竇錮之獄唐白馬之禍非炯鑑乎故
君子惟闇然自修而已何必沾沾自喜求以
博名反以取咎哉
右人稱盛際者曰二帝三王然湯有慚德武未
盡善其功亦止于放桀伐紂而已自神禹而
後得天下之正者惟漢高帝及我
高皇漢高誅秦滅項僅可比于除暴戡亂一怒
安民之勳而
高皇用夏變夷實可方于天成地平萬世永賴

之烈故愚謂當進

高皇于神禹而湯武漢高次之不亦可乎

林居漫錄卷之五終

林居漫録卷之六　　別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武林人傅時落魄無賴投織造孫瑺處爲奴而巧猾奸詭爲孫瑺所倚凡操縱出内悉以聽之故富至數百萬初縉紳皆罷之而今則樂與爲朋矣即地方監司亦多與往來宴飲饋遺恬然無復廉耻之色時因此益横行無忌曾有一要人爲傅州守蘄入鄉賢子未知爲時祖也行府查勘僅三日即呈報予疑而訪

之乃知爲時祖也于是切責郡守而戒飭學官降黜諸生之保舉者事遂寢夫小人之貪緣鑽刺亦何所不至非持三尺以繩之有不挪輿論而汚公典哉

予觀察杭嚴時直指唐𠂻宇貽客欲云欲訪元惡大憝一二人毋及賣菜傭予即列傳時罪狀五十餘款示之一日相見問曰捨其而外更有元惡大憝否予曰捨某而外則皆賣菜傭耳直指曰淳爲孫瑺題授錦衣百户例當

請
旨子曰先須白簡而後治之無不可者居無何
予調學道而直指竟置之不敢問噫破柱之
風邈矣將焉用此繡衣持斧者爲哉
往舒給舍論請告規避者曰官藩臬則病擢京
堂則不病是京堂者救藩臬官病之藥石也
官留都則病轉京師則不病是京師者救留
都官病之藥石也妙哉斯言切而中矣愚倣
其意則曰閣部大臣不論劾則不病論劾則

病是言官之論劾大臣之厲疫也不慰留則
病慰留則不病是
主上之慰留大臣之良劑也人臣出處進退如
此世道之衰也何日之有
凡京官告病回籍者例不辭朝然必真病則可
雖非真病而在小官猶可若閣部大臣
朝廷之股肱心膂也上下之交深矣君臣之義
重矣一旦長往徑行不辭于心安乎愚謂大
臣當以直道事君如被論則直陳義不可留

如引年則直陳勢不可留毋一槩託疾不辭
則大臣爭居之禮盡而心斯安矣
王胡兩給舍論會推不當剌及晉江而胡疏有
密囑之語晉江疏辯云請令胡與時喬及臣
三人質對曾有密囑否噫是何言歟堂堂
天朝赫赫師尹而乃效閭閻小人兩造聚訟耶
醜詆甚焉且安知論者不再至則當再質對
又安知論者不常至則當常質對
主上方聽斷曲直之不暇何暇理萬幾相臣方

分剖是非之不暇何暇佐一人哉晉江相度
　相業即此兩三言可槩已（王給舍名元翰　胡給舍名忻）

新鄭之被逐也奉
旨嚴切江陵令緹騎逼之倉皇乘馬而行婢僕
多逃資斧盡喪出都門二十餘里餓甚止野
店中爲食而江陵又使人促之曰
聖怒未怠不速行且以觀望逮矣乃不食而去
從來大臣去國未有若此狼狽者及籍江陵
命使未至撫按守巡先發兵圍其第毋夫人與

諸子妻孥相抱持晝夜號哭而長子禮部君
竟自殺其慘更甚于新鄭之去焉天道好還
出爾反爾可爲求聚矣
乙巳冬奉
旨分稅悉令有司徵收榷暨李鳳見報怨甚稼
文督府欲將半觧內觧者仍自收又占定商
賈奏集去處督府行司道會議皆莫肯先發
予獨奮筆曰有司徵收之
旨昭若日星誰敢干之令只遵奉

明旨而已又何議焉若此地曲徇之而各省直皆不然尚謂粤中有人哉時惟蔡念質方伯意與予合而語更詳即以呈督府而瑞議遂格蔡公外貌恂恂而中心井井確有執持予雖重之矣

粤中庚子秋試顏侍御毆王方伯于至公堂方伯趨出侍御逐之弗及自仆于地衆扶之起二君訐奏回籍聽勘李直指初至與兩司語首及之而忿忿作色曰頃予都門見劉少參

云曾在場中來見前院歐王方伯皆莫應琮念質獨曰若劉少叅果有此言則今春入考察亦不爲枉李意大沮予任杭嚴時一日唐直指忽云各司道送比吏書向不責治故多未完今日講過後須責治左轄曾景默首稱善餘莫應予曰送比原非憲綱若又責治吏書司道何顏居方岳之上任風紀之重乎本道不敢鬪命唐意亦大沮此二事正相類並記之

割卷之弊鄭呂考試儒童則有之今丙午順天

鄉試乃有鄭汝儲者大恭鄭竹龍子也竟以

割卷中第四名此直正神奸而少司寇沈雷

門以鄉親故欲從末减省中囿爭而猶飾詞

以辯豈　國家三尺法可以意輕重上下耶

晉魯褒論錢神而曰親之如兄又曰愛我家兄

意當時愛錢之心未甚故借以兄擬之或當

時愛兄之心猶篤故以之擬錢耳若今世兄

弟毋論已將擬之父母乎然有愛錢而不顧

父母者將擬之妻子乎然有愛錢而不顧妻
子者必也其性命乎又有愛錢而不顧性命
者然則今日之錢神不更靈于晉哉若排金
門入紫闥數語則古今不易之論也
孫忠烈之開府江右也新建學李生善古文詞
公館之署中時宸濠反謀已著生數密言嘗
豫爲之備又言濠黨麥某者最驍勇河中盜
魁也濠爪牙倚之而時從章江門入若縛而
殺之濠氣索矣及濠生辰例當入賀生固止

之次早當謝宴又因止之皆弗聽卒及于難

殆天欲以節義付公乎

或問江省所倚重者無如虔鎮宸濠所最忌者

無如姚江時反形已著

命使將來伯安稔知之矣集兵轉餉具舟楫利

器械豫爲討賊計當旦夕靡盬何急于入閩

而輕于一出耶豐城寇邇南昌一日程耳上

官行部起馬有牌次止有報濠豈不知且其

黨多奸諜必先遣兵邀擊之不待其至也既

至豐城從陸以輕騎襲之亦無邪及者何濠竟置之度外伯安又遺之慮中耶方其過吉安也微伍公力止之彼且返鎮矣此時將覬望乎將討賊乎即議討賊而往來阻滯坐失機會逆勢益大張義旗難猝合雖及事終無成而收拾亦不易矣伯安權術素精而舉動若此何也曰此等舉動當時已不可解矣吾何從知之

申少師于儀部景素鄉同年又會試座主也少

師當國儀部不一滯尻卓然有特操焉故與
子臭味相投每晤言輙不覺席之前而數之
移也以論救趙儕鶴觸太倉怒坐貶儁才宏
識不獲用世君子惜之
江陵去後當國者多起廢以博名而袁庸無所
建明者居半故陳給舍璧請議去留未為無
見而臺長吳悟齋老矣又負物議抗疏詆給
舍之謬徧引古人如百里奚七十而以其君
伯太公望八十而以其君王衛武公九十五

而為周卿士以況在位者且以自況抑知起
癈諸公有昔人之老而無其令德也踈出都
人士傳笑之　又有蔡侍御系周尤所阿附
特薦董潯陽宗伯亦引衛武公而以叡聖稱
之尤可笑云
震涯楊恭簡公端凝周慎自筮仕迄懸車始終
一節不易其素人無間言微盛德不及此葢
先輩之可則效者長子伯玉舉孝廉俊雅修
飭能世其家云孝廉名大潤

往有居政府者題云宰相職在調爕匡救何爲可謂知宰相之職矣然數年來天災時變物恠人妖幾徧海內史不勝書矣匡救旣以自諉調爕又將誰歸昔宋太宗讓宰相曰卿等盈居受俸豈知野有餓殍乎于是皆罷之令以此責輔弼之臣何辭之與有或曰東京以災異策免三公仲長統何以非之曰東京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可與操主權執國命者同日語哉

辛卯冬予終養服闋北上之曲阜詣闕里恭謁
先師又詣孔林拜其墓企仰感歎低徊不能去
者久之誠有如太史公所云者嗚呼非古今
神聖惡能興起人于千萬世若此乎
給事陳與郊奸險善諂以憑依城社莫之敢攖
獨王洪陽抗疏劾之無不痛快而當事者顧
上下其手于是王調陪京陳擢常少矣故都
人爲之語曰若要陞京堂先要得彈章
近京師有善彈琵琶者嘗止某中官家一日中

舍召客飲令其人彈曲一客問曰若會彈何
故事曰會彈蕭相國月下追韓信又會彈趙
相國雪夜迎宋祖客戲曰如今你莫彈了若
再彈恐又彈出一箇相國來蓋以刺晋江也
中舍遽起掩客口而餘客皆散去云

甲辰年予齎捧入京偕諸公謁禮部侍晋江爲
少宗伯署部事凡同鄉同榜地方公祖皆令
免見于是免者過半矣予語同年葉玄峰云
此公典也可容私于其間耶遂與玄峯皆不

揖而出

麟泉王公爲戸曹時中丞陳偕所阿江陵指恭趙侍御劉籍公抗疏劾陳曲盡群小媚權傷善之狀詞甚剴切及貳廷尉會讞胡司寇龍宗武殺吳士奇獄諸法官引近例擬兩人遣公獨不署名疏請用姦黨條聽從上司官主使出入人罪者各論死

上雖不允君子韙之公貌寢不揚若不勝衣者而見義勇爲執法不撓如此如以貌取人幾

失之矣

林司理清海審讞明允有獄涉冤數載以片言折之立解然不獨遊刃稱能抑且懸魚著節日用不足至銷銀帶及釋子手鐲以佐費意

卓哉希覯之貞標乎

林居漫錄卷之六 終

林居漫錄卷之七　　別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御史房寰督學南畿多物議忌海忠介剛正極力醜詆至目爲天下大盜古今劇賊章再上進士彭旦陽顧涇凡諸敬陽不平連名劾寰掃滅公論排擠孤忠乞賜罷黜寰有大援三臣皆得罪削籍南驷卿沈公繼山疏曰近一二年來今日以建言防人之口明日以出位加人之罪且移文各衙門譏察禁阻而進士

觀政後令堂官約束教訓夫約束貪競等風
可也而反約束其讜言直諫教訓忠良等語
可也而反教訓其箝口緘唇此風一倡其弊
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而庶官又不當
言大臣持禄養交不言矣而小臣又不許言
萬一有權奸大孽機密重情
皇上孰從聞之然則今所約束教訓甚非國家
之利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也是亦出位不蒙
喜事之譏必受好名之罰然使舉朝俱不言

事斯人盡不顧名世道將何所底止哉請從
彭遵古等官務除壅蔽之習亟反依違之風
蹕上蒙
旨切責褒復攻海沈二公肆言臣爲善二十年
即與沈思孝枘鑿不謀生平大節亦可槩見
又言臣曲謹本彌無不如海瑞獨瑞崇詭飾
虛希寵干進則不屑爲即少
世廟一蹕又不敢效語絕誇誕天下共疾其罔上
無恥竟獲優容于詞四賢一不肖今亦槪矣

頃二三年間廷臣互相攻擊訐辯益有激之者而秉鈞元老不深惟源本専意調停謟者猥引和衷師讓之說以阿其意輒得褒　肯夫盡臣獻替可否所謂和也非以雷同爲和也君子交好激引所謂讓也非與小人爲讓也唐虞之世都俞拂美不忘吁咈之規二八奮庸無雜四凶之迹此其和也讓也今將順常多而匡救甚爾無聞賢哲雖登而邪佞亦與並列朝廷之上祗日見其爭而已如之何能和且讓也此丙戌冬爭也

或問今之時不和不讓極矣挽之有道乎抑如臺省所請戒諭而已乎予曰此在容勿大臣見一君子卽以告于君而信任之毋或貳于群議見一小人卽以告于君而斥遠之毋或疑于奸言如此則朝廷之上公是昭明賢喆布列和衷相讓之風可幾矣今也不然陽收君子以博名而實嫌其悻直陰庇小人之順已而不察其傾邪牛驥同皁其勢必至乖違而小人嘗勝蘭菃傾頹其隙必來多口而工

論嘗屈欲挽不和而之和不讓而之讓寧由人主戒諭哉亦惟大臣秉持天下之公心進退天下之賢不肖而已矣此亦丙戌冬筆也

鎖槐折檻引裾埋輪之風邈矣近見臺省諸公大都以緘默爲忠厚以規避爲老成間有搏擊非承望風旨則摧拉枯朽乃城狐社鼠一任縱横莫敢糾劾茲豈世之謇諤人鮮忠鯁乎往往見行取内外廢官考選閣部大臣意嚮圓融熟軟之士不問品格第曰無多言否

不問器識第曰無生事否稍稍尚氣節飭廉
隅不習脂韋時態者輙劣遷之予謂柱史給
舍似屬冗員盡當裁革毋爲虛設哉
大臣被論引咎自陳不得訐辯所以明臣節崇
國體也須公卿大臣動輙攻訐爭辯類多誇
誕忿戾非所施于君父徐宗伯爲鄉給舍南
皐所劾反鄙建言廷杖爲細行許相國爲伍
給舍充吾所彈盛怒言官論巳爲罔上甚至
庶寮卑職亦肆然無忌最可笑者鴻臚卿賈

名儒以銅臭之夫疏中自比耕莘釣渭之老
鞠躬盡瘁之臣且曰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無
耻極矣
自甲申年迄今廷臣競起交攻章疏亡慮百十
始于丁侍御此吕終于顧副郎憲成朝堂之
上有同聚訟總其要歸兩端而已矯激者攻
大臣諂媚者攻言官其人品之高卑心術之
邪正具在諸疏中可覆視也第當軸大老不
能虛衷應物而陰以意上下其手故無以服

天下公論而素號剛直之士忿人攻巳思出
奇取勝遂自蹈于險譎之譏善乎涇陽之疏
也曰建言之人大都負氣自喜不耐鈐束㵎
畧于規矩遇事發憤往往過當聽者方內懷
不服退而詢其行事又不足以滿其意則曰
爾以古人𠳵我何不以古人自𠳵而前後之
人察見意指又因而媒孼之以取媚尋垢索
瘢無所不至于是遂置其言不復採而并其
人亦賤之矣此數語足爲諸臣斷案也此丁亥春

筆也

自昔當國者思杜塞言路凡有建白叅劾必追主使之人萬曆初却無之頃王主政救高侍御以語涉左右乃復追主使　嘉靖間諸曹上疏雖多貶黜然未嘗詰責堂官詰責堂官自王顧二公言事始也時楊冢宰舒司寇皆席藁待罪無敢爲

上發明祖制直言無隱之條

聖主從諫如流之美與日書之青史遺憾千古

哉汪主政名德新

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在深山中木石與居鹿豕與遊若與深山之野人無異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惟幾希虛明之心而已方其無感則虛明內涵及其有感則虛明外應此其所以異者也

丙戌春大計天下群吏　主上鋭意太平之理軫念元元命舉廉能卓異者旌賞之時當事之臣不能仰體　宸衷而或以私心取舍其

閭干是折枝勢族者苞苴載途而竟獲懸魚
之譽祇將權門者鬬茸尸位而遂蒙遊刃之
褒乃若危冠空屐之吏鳴琴戴星之長多以
真心詭俗秉法招尤課不列上考名不登御
屏豈特蔑令典爲虛文而長奔競之風隳循
良之氣吏治其日壞已
桓子云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
爲世俗所遺失焉孔棲遲于魯衛孟偃蹇于
齊梁皆所謂絕異而遺失者也今之時徵獨

絶異卽稍稍不群于俗擯斥隨之矣其蹟膴仕而列要津者則必和光同塵鄉愿也合狂狷之士而登鄉愿之流何異弃蘇合之丸而取蛣蜣之轉哉世之靡靡不立也無惑矣

國家進退天下人才能無藉于疇咨哉顧取衷于君子可也濫及于匪人非也其人誠賢一君子好之足矣其人誠不肖一君子惡之足矣獨柰何猥流俗之毀譽乎驥馬困于鹽車鉛刀寶于上方此司銓衡者之過也

史載王戎握牙籌鑽李核至今人士羞稱之然
攷戎父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懐其德惠相率
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其大節如此可以細
行掩哉抑所謂好名之人能讓千乘而或動
色於簞食豆羮者非耶
齊桓置射鈎而相管仲晉文釋斬袪而用勃鞮
皆所謂國君不讐匹夫也光武之於朱鮪亦
是物乎曰不然桓文之讐在已光武之讐在
兄讐不同國視射鈎之憾孰甚義不反兵視

斬祛之際孰深而猥云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非矣且洛陽孤城朱鮪寡援以光武臨之其勢必舉聲罪討賊義振三軍矣乃遣使而說指河而誓遂忘手足深讐不仁亦不武也

晉王忱爲吏部郎嘗作選草臨當奏王珉求出示之珉以巳意改易所選者近半忱甚以爲佳更寫即奏令時選司郎除授陞遷惟稟命政府而巳即冢宰亦不甚預又誰能改易之而況肯欣然樂從乎蓋晉世猶近古以天官

爲公器而今直以天官爲私物耳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予見近來士大夫都之真長識見啚小人親已或受其餽遺或赴其燕會甚至與臺厮養之賤亦且甘心締姻聯戚曾不爲耻畢竟所利最微所損最大真長斯言士大夫座右銘哉

今甲撫按丁憂例不候　命所以教孝也盍人

子聞父毋之喪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哀痛迫切奚暇問官常哉近年乃有倡爲揭荐者忘哀衢恩何以示訓頃粵西開府楊濟衆又欲以揭荐爲正荐得請給

誥命此實尤不可啟

晉毛玄負其才氣嘗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予每嘆咏斯言以爲士君子處世不可無此志節

史載燕太子丹遣荊卿入秦事語多過實丹之

圖國事于田光先生也必左右無人而後請
旣而又戒以勿泄及卿行丹與賓客皆白衣
冠送之慷慨激烈爲壯士不還之歌何自泄
其謀乎秦王所負之劍必天下之良劍也卿
被八創而不殊猶能倚柱箕踞而笑且罵也
豈理也哉

古者作五兵以誅暴亂蓋自黃帝伐蚩尤始故
曰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
然考神農嘗伐補遂則五兵之作又非始于

黃帝也惟伏羲至淳厚故斯時獨無征伐

晉獻公託孤于荀息也息對以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無論從君於昏非所以爲忠且貞也即股肱之力亦未竭焉三怨將作息既知之矣不能先發制人耶抑無如勢何則二孺子者猶可奉以出亡也獨柰何駢首爲人魚肉也死者反生覩孤安在息也愧乎其言哉

戊子年甘肅撫臣奏稱九月十九日石灰溝地方天鼓鳴空中有成犬形者群吠有聲古之

惟其多矣未聞有若此者人皆以爲兵兆予
謂不然蓋陰險小人糾黨附勢竊據高位以
爪牙搏人之象云

孔子論人有衆所皆惡而獨取之者有衆所皆
好而獨外之者孔文子之行汚矣而猶辱而
言之譽楚子西之詎高矣而未蒙一字之褒
聖人之權衡審矣如今日議論則將曰不肖
者何以得譽是偏有所私也賢者何以無褒
是故有所抑也雖大聖人之權衡能無淆于

今日之雖諍乎

孟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當道志於仁而已旨哉引之一字乎人有迷而之荒徑者明者指而之通衢焉引義也鎖槐折檻直矣而不能匡主德補牘叩閽忠矣而不能徹天聽引術疎也孟子與齊王論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不縱其欲亦不拂其欲第當道而止故萬世言善引君者無若孟子也

赤子之心人皆有之大人所以為大者第能不

矣此心而已即至于贊化育參天地亦非有所加也或謂朱註擴充之說似非本旨然孟子又言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若僅守赤子之心而不極擴充之量則亦可欲之善爾且難語充實之美而況可語光輝之大哉噫地位造聖神之域而根本植賦畀之初人皆可以爲堯舜豈不誠然哉

林居漫録卷之七終

林居漫録卷之八

別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韓御史謂田丞相曰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齚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辟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斯言也真知大臣之體者哉頃見大臣被論輙嘵嘵爭辯而王相國尤屢疏不休若健訟者然以彼其

宏博豈未覩韓御史語耶其最可嗤者如云
臣無咎可引若模稜國是以外博長厚之名
睚眦人言以陰行報復之計臣寔不爲夫引
咎不辯自是大臣之體非外博長厚而陰行
報復也昔周公遭三叔流言何嘗自明爾國
是又何嘗不定稱乃以引咎爲模稜國是非
之甚矣且國是者天下人心共以爲是之謂
也被論之臣數賈豎女子嘵嘵而辯果國是
哉

三代以後相臣孰爲愈無如申屠嘉矣嘉之困辱鄧通千載而下風烈猶可想也太史公以無學術譏之非矣古今相臣有學術者何限能困辱天子寵人者不亦鮮哉

百里奚食牛干主之非孟子辯之詳矣其曰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此奚出處之實也史記則云晉獻公虜奚以爲秦穆公夫人媵臣不知媵秦者井伯非奚也或遂以井伯爲奚之字皆誤矣無論自鬻干君不足稱賢智

即坐待其及而甘心虜勝也亦何賢智之有柳奚有智其猶在官之奇之後乎

衛之賢君自康叔之後惟稱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猶作抑戒以自警其殁也謂之叡聖武公史記乃云攻其兄共伯弒之而自立何其謬也審爾則抑之詩孔子奚取焉而延陵季子觀樂又奚舉康叔武公之德而並美之也

孟嘗君使馮煖收責于薛至則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而歸孟嘗君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

曰畢收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嗟乎此古今名言也予覩近時相臣之家金寶珍異美麗之物無不具備特寡義耳然今相臣之家寡義與孟嘗同而相臣之客市義與馮煖異可慨也夫

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固辭不拜曰吾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若本朝太宰則皆爲閣臣署

紙尾爾近日則兼爲撫按署紙尾矣或云又
有爲權璫署紙尾者噫甚哉
乙巳京察政府庇其私人故計疏久格中外駭
愕莫敢先發徐京兆文江獨移書首揆指斥
奸臣剖析公是有裨國論中云閣下之意不
得于銓部而欲調之 禁中閣下之權不伸
于郎吏而欲挽之
皇上直勘破心事矣
稱人之惡君子所惡惟夫見于章疏之公發于

輿論之當乃可與衆共稱耳若帷薄之事曖昧之私切忌入于耳尤勿出于口匪獨恐其不眞傷人名檢而惡直醜正日繁有徒亦非所以免禍于濁世也戒之哉

予見縉紳士大夫執親之喪大都崇餙虛文而已若顏色之戚哭泣之哀惟張可菴一人時年已六十矣所 慕父母者非歟

而竟以過毀卒孝通神明殆虛語耶又有文孝廉文起者執父喪哀毀殊常亦今世罕覯

者

自古迄今有一相君必有衆小人附離之如癭之生于項欲除之而不可去如蠅之集于羶即僕之而仍復來李逢吉之十六子嚴嵩之十乾兒皆是類也畢竟寵榮在前戮辱在後彼小人亦何利焉而卒與相君同汚靑史悲夫　近日召舊相一置新相三不知又帶許多小人出來攪擾世界一番

文潞公相業不逮韓范諸公而以薦引唐子方

同升遂爲名德元老至今稱之今太倉被
召再入相矣倘能首薦往時論已者而超擢
之則公忠一念可格僚寀而名德且與潞公
等烈矣
古之相君者潛回默奪故引炬之功多于反汗
邇來則一味順從而已惟山陰歸德皆嘗封
還
詔旨可謂以道事君居然右大臣之風矣　南
科道之被察者竟以歸德之爭而黜則北科

道之留用也四明安得辭其責哉（山陰對南公也封還詔旨事在壬辰春但失記其事耳）

君子不持公論將使小人持之乎薦紳先生不持公論將使市井細民持之乎公論明于上則允升于大猷公論明于下猶維持于末造若臧之于上而又禁之于下上下相蒙未有不亡者也

大臣服闋例當奏聞第直敘守制及終喪緣由而已近日則院道郡邑各註以考語竭力揄

揚至數十句語媚成風何所不為可怪也夫近見關中撫按衆㕘稅璫求招納亡命弄兵會城夫會城何地撫按司道何在而么麼小醜敢行稱亂干國之紀戕人之命如此雖投鼠忌器無如汞何而其所招納者獨不可以三尺繩哉破柱風力將屬之誰也而余直指乃以下毒為詞此無異市井圖賴之計欲以甚兇閹之惡聳

主上之聽不亦難乎

京中諸生巢仕弘者年少美姿容眉目如畫肌
膚如玉政府奴子嬖之因薦于黃葵陽翰林
黃亦嬖之都人呼為巢嬌云戊子葵陽典秋
試仕弘夤緣入彀與同榜數人俱被論奉
旨部院會同覆試時朱閣老為大宗伯以疾辭
而臺長吳悟齋獨主其事槩得免革而言官
皆貶謫矣吳雅著直聲而以附勢隳晚節貴
素負文望而以狥私塞前路惜哉
銓部歴陞除考選大計等項惟政府之命是聽而

權瑺干謁亦委曲從之此故事也自選郎王秋澄始力持公法政府權瑺皆無所措其手于是顧涇陽孟雲浦馮升蒲皆效之
而相繼空署黜逐焉後來諸公鑒前之轍遂得濟濟斌斌于卿寺間矣嗟乎天官可私直道難容所從來矣寧玉碎毋尾全其王顧諸
君子乎
大倉公家食十有四年矣玆復召用盖
特簡也懇意大臣進退關係匪輕當下度其身

上度其君方今
郊廟之對越
朝講之臨御能復舊乎饑鷹餓虎布列宇内能
散遣乎忠臣直士久淹閭左能録用乎公也
可以度矣不然而榮往辱歸噬臍何及也
李養愚雅有聲譽及治兵吳中驟遷開府一味
貼葦而已無所建樹竟以安劾石太守被論
去官予甚疑之後見管東溟自述出僉粵中
李公戒之曰凡當折節從時即此一言而李

公心事昭然矣其開府也由此其去官也由此是故君子不以三公易其介

粤中制府鳳岐戴公愽大平易內無荊棘外無崖岸待人無不從厚寬然大臣丰度若其敭歷既久事體極練兩省文移旁午而裁決如流悉中窾會至于精神強王即少壯弗及也而或乃以衰老病之誤矣又有云公少風力者政不知大臣以識量勝取其持大綱而已何必悻悻標異爲哉倘予不之粤中

亦且與後生小子共謀之矣

韓廷尉珠泉爲申少師所厚無言不聽詹尺亭知之深自結納曾少宰鈌尺亭欲得焉一日天未曙來廷尉家廷尉宿酲未醒強起之空腹而行而自坐其家以待之廷尉見少師忽口噤不能出一語茶至亦不能執梧少師怪之而暑甚欲早入閣遽與之別行數十步墜馬中風矣尺亭快快滂泣而去是晚廷尉竟卒都人嗤之曰要做活侍郎却求死少卿詹

素負物望而以銳心功名晩節不終君子鄙之

大臣仕久年高義當引退乃懷祿戀寵必待論劾而後去故都人謂彈章爲送行文臺省往往嘲誚若云某公不肯去少我兩衙門送行文耳爲此言者固涉輕薄然赫赫具瞻不早見幾受後輩侮辱亦足羞矣若

眷注方隆人望正屬而堅辭去位惟姚江陳太宰一人而已

王麟泉跡云今天下人人私矣事事私矣予始

不信乃今知之如銓部司屬各省典試考選

科道館職榮差每缺強半爲有力夤緣者所

得其守正安分而得之者僅十之二三耳吏

部曰銓衡政府曰國鈞今一以私意行之如

衡鈞之義何哉

文王得膠鬲不以事已而以事紂其意以爲紂

誠用鬲與父師少師元子同心輔政庶幾可

以扶衰而延商祚乎此文王公天下之心也

尼父所謂至德者也或曰文王又得太公矣何不舉以事紂耶曰此必文王末年得之未及舉而薨耳曰然則武王何不舉以事紂耶曰此武王不及文王處也尼父所謂未盡善者也抑文當其時之未至武值其時之既來二聖人者各順其時而已乎

或問何謂小人無忌憚曰只是不能隨時以處中先儒云當文王之時而欲行武王之事固爲無忌憚當武王之時而欲守文王之節亦

爲無忌憚此解極妙
丙戌冬予應　召入都陸進士經語予曰頃見
時事大有可疑沈繼山忠直人也引疾即聽
去房心宇險邪人也被論輙慰留似有抑揚
意焉何也予曰廟堂自有定論吾安能知第
問卿之去也暫屈終必大伸桂少之留也暫
伸終必大屈次年春京察進士復語予曰適
見察報不覺扼腕請纓徒切借劍末由予曰
旁觀明當局晴從來如此矣何足怪也

閱邸報見滇中省城彼叛夷圍逼竟以武定府
印獻之乃解不勝扼腕夫隨小國也楚大邦
也季梁在隨楚不敢伐滇中省城西南一大
都會也世以上公鎮守之又以大臣巡撫之
而三司府衛文武將吏環布森列不啻金
湯險哉何物小醜直搗城下素窺無人焉故
也設有季梁在豈遺一矢耶敢索府印耶夫
府印者　朝廷之名器也非　朝廷命誰敢
擅索之誰敢擅畀之況臨之以兵懼而從之

邪叛夷目中固無　朝廷鎮巡三司目中亦無　朝廷矣此今古創見之事王法必誅之惡管衙損中國威靈貽外夷輕侮哉而衙[illegible]詞曰合印全城是何言歟夫沐世握兵權柬専制戎務將控馭諸蠻保障遐方而乃合倅來傾覆是懼幸彼無大志耳脫或要挾鎮巡三司印信則亦將藉口全城而拱手以奉之耶昔澹臺子羽持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得之風浪亟起兩蛟夾舟子羽怒曰河神欲我

璧可以義不可以威拔劒斬殺之令　朝
廷印信何啻千金之璧么麽小醜孰與神靈
之威諸臣不能拔子羽之劒斬叛夷之頭吾
願請上方之劒斬諸臣之頭
禮大夫七十而致仕所以勵晚節讓賢路也晚
近代大臣崦嵫日迫貪戀日固而言官又多
附勢杜口或畏罪結舌宋李復圭詩有云老
鳳池邊蹲不去饑烏臺上噤無聲斯言也豈
獨可以刺當時哉這迴好伴赤松遊吾以規

泄邊之老鳳直須風采動朝端吾以規臺上之饑烏

林居漫録卷之八終

林居漫録卷之九

別集

古吳松𥸤主人伍袁萃撰

張江陵有父之喪楚中開府陳文峯鄖陽開府徐太室皆衰絰赴弔哭盡哀獨趙直指不弔聞江陵怒引疾求去而臺長陳偕所阿意搽之直指坐貶　或云陳公弔喪請見江陵母夫人有一淨身男子在傍陳視之尤夫人曰此京中收得者頗曉事煩公祖看顧之陳遽作踢蹐狀曰老公公縱看顧得陳瑞陳瑞何

力看顧得老公公人士聞之無不撫掌胡盧者嗟乎世不少佢冑之園亦豈乏師舞之吹諂媚情態千載一轍類如此矣趙直指名應元

方今各邊習成一套有功則督撫受其賞失事則督撫逭其罰有功則首敘閣部大臣失事則止叅偏裨武弁欺罔甚矣且如伐叛討貳戡禍定亂政府本兵運籌決勝出奇制變或視師而遡寇誅夷或歸敵而強虜款服以此計功行賞誰曰不宜今疆場之間小小警報僅

僅斬獲敵府不及聞本兵不與謀而加官蔭子
寵錫優渥欺罔抑又甚焉必也與其於武弁之賞
亦與於武弁之罰斯足以昭公道而服人心矣
縉紳大家多好蓄優人此最害事得毋帷薄啟
女戎之釁乎得毋道途張狐假之威乎得毋
子弟蕩心于淫逸奸宄攘臂于窺覦乎凡此
皆勢之所必致者匪但無以示訓而閑家抑
亦何以防奸而杜禍可弗戒歟
嘉靖中無錫人顧可學以甲科官而司考察罷

歸乃從方士煉秋石入京獻之云可却病延
年
上方事長生久視之術服之頗驗三四歲間超
遷至禮部尚書縉紳醜之弗與交惟分宜華
亭及羽流張永緒陶仲文邵元節時時相聚
講房中術而已每行長安道上氓隸輩競覩
之呼曰嘗尿官來矣死贈官蔭子謚榮僖隆
慶初削奪噫人之無良一至此哉羞朝廷汚
青史矣

令人命名抑何僭妄甚也如天顏天表皇圖皇
猷帝典帝運之類豈臣子所當名又如聖帝
聖王大聖大賢舜禹丘軻等名豈士庶所當
用司世教者宜有厲禁矣正德間嘗禁天君
二字時劉瑾擅權或以無天無君誚之此可
謂巧詆終不可以人廢言也然君字爲上下
通稱卽父母亦可稱君名之無妨耳
本朝德澤法度遠過前代惟是言路不振凡遇
太利害大奸慝率多觀望規避緘口結舌毋

論其遠只如頃刻奪情起復蔑人倫之大而
臺省無一人敢言中格計疏于國典之大而
臺省無一人敢言若夫攖龍鱗而不懾履虎
尾而不驚乃在二三庶僚而已夫青瑣烏臺
之閒豸鵜煌煌作幾許威福而
主怒震于上相權赫于下輒爾縮首喪氣吾故
謂言路不振不如前代也以此
毛儀部具茨弘毅明爽才誠兩合異日當爲名
臣嘗司理吉揚鄒南皐不輕許可乃亟稱儀

部以爲可大用誠然哉
濟泉齋捧銓部例有咨訪甲辰年予自東粤入
京問之同事諸公開列賢者多至二十餘人
不肖者僅一人或無之予則以賢薦者止四
人郡守則楊逢時司理則姚會嘉縣令則穆
天顏能劒化皆英茂蜚騰才品卓然者也以
不肖刺者二人皆憑依城社貪縱不檢者也
或以爲薦賢太少予曰嘗見郡報各處薦舉
有司連篇累牘稱述揄揚豈不人人龔黃卓

暋者而其實不論然私心竊恠之茲可效尤耶且薦賢何必多惟其當而已

楚中內豎陳奉叅馮僉憲僉憲逮而奉 召還關中內豎梁永叅蒲縣尹縣尹逮而永 召還此二公者捹一己之命救萬姓之命真正好男子兩省尸尸尸祝之可也彼撫按臺省畏縮而不敢固爭輔弼元老依回而不能力救獨何心哉僉憲名應京縣尹名朝薦

武弁不丁憂催

本朝令甲爲然前代末之聞也　國初寇亂未靖兵戈未息故特爲推奸避難者設耳非常制也愚謂如遇極邊衝塞醜虜匪茹暮夜門庭羽檄旁午將領不妨墨衰即戎事寧仍許終制斷可耳不然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抑三年之愛獨文職有之哉恐非
聖主所以教孝意也

劉瑾專權南臺兩侍御劾之皆被逮王陽明疏救廷杖謫官至今以氣節高之近閱公疏中

無一字及瑾第云臣不知二臣所言何事此亦公權謀術數之一證也當時果有忠肝義膽爲國鋤奸豈不可暴逆豎之惡借上方之劒耶

崇祀鄉賢名宦至重典也而督學使者多忽視之予獨不然如五臺陸太宰梅林胡制府有司力請之皆弗與或以爲太執予曰朝廷用人不妨才品兼收若督學使者將勵世風端士習是務惟重其品而已才不預焉倘非正

人君子而一槩崇祀之何以示訓而章癉哉

顧涇陽與予論舉直錯枉以為泛言舉君子未見其難惟君子中之直者剛腸直氣即雅稱同志者猶或忌之則舉之為難泛言錯小人未見其難惟小人中之枉者巧合善逢即素非同類者猶將近之則錯之為難故必至公無我有大識見大力量者然後能直者舉而枉者錯也今冢宰久缺安得若人任之而一舉一錯回天地之正氣固國家之元神乎

趙文炳者以鄉科爲御史 劾將選郎不法事士
論方多之而呂司寇素附孫太宰且與選郎
善遂交構其間揚言趙疏出沈中丞指葢以
中丞嘗言丁大叅不可去忤太宰意也御史
疏辯指天日以自明矣時新進臺省者皆太
宰選郎所選授而楊給舍則呂司寇姻也一
倡百和攻擊中丞不遺餘力御史見太宰黨
衆勢甚乃自背初心復疏前論選郎實中丞
所主太宰喜收爲幕賓焉夫內臺何地而此

反覆無賴者居之尚謂言路有人哉
近有語予者曰公稱楊少宰持正京察能去政
府私人殆不其然諸奸佞之去溫中丞力爾
故錢鍾兩人獨噬中丞畢竟中丞罷而少宰
留不旣昭昭乎予曰爾見極是然丁亥大計
辛中丞欲黜陳與郊等數人卒以楊太宰弗
從而止則持正二字溫楊二公共之矣
支中丞訥亭恪慎敦朴人也開府楚中適遇稅
豎暴橫公欲上不忤

主下不病民極力調停而無如勢何以致決裂
然其用心則良若矣予觧組歸奏記云小人
肆志横行也有善權者焉馭之則彼爲我用
而天下陰受其福有善諂者附會之則我爲
彼用而斯民顯受其禍若職者不能權也亦
不屑諂也惟有去而已故賦陶令之辭掛逢
生之冠職之上計也懼東都黨人之禍傷
國家待士之體職之所大恐也含垢忍耻突
梯滑稽以事婦寺而圖富貴義之所不敢出

也職雖不俟數奉教于君子矣豈于出處大節而獨汶汶焉苟且冒昧爲哉葢有諷公意公復書云辱劉教懇懇爲之髮指心折感時擊事亟願拂衣以去但欲去未能而又不欲爲苟去遂汶汶墮落于人世耳卽此觀之則公之心事亦可諒矣而竟與王直指共干輿論惜哉王直指長厚有餘而風裁不足傳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其是之謂乎

予初至粵中直指林聚五以病不及一見而手

札數至殷殷有道義相知之雅{…}暨假手{…}迺治其奴出惡言以搶奪珠寶反噬直指移文讓之詞嚴義正予得以伸其殺人之辟與有力焉及予齋捧入省始獲覿面則睟然之容温然之氣令人可挹益剛中柔外之士非色厲内荏者吾甚重之而卒爲奸人所擠惜哉

直指名秉謙

近世士大夫間有挾妓飲酒者干國家之典壞縉紳之體甚矣矧使子弟則而象之其又何

誅焉或曰然則謝太傅蘇子瞻東山西湖之遊非歟曰古人奇偉大節儘多吾輩皆不學而顧學其敗度敗禮事耶且士大夫不守禮法將責之誰耶善乎晉人之言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

搢紳之家婢妾多足以漁色而不足以養壽命之源僕隸多足以張威而不足以貽安靜之福田宅多足以示侈而不足以杜勢家侵奪子孫傾覆之禍是故武侯之醜婦荆公之蹇

驢蕭相國之不治垣屋質諸前哲無非軌儀

百爾君子何莫由斯

姜養冲弱冠登第秀雅端凝望而知其爲國器矣未三十爲學憲振肅風紀以身先之士心服焉論時事悉當石畫辨人品多合公評而一段正直之氣尤令人起敬起畏云養冲宗伯鳳阿公子也

予爲諸生時與于景素爲會友見其品格端亮私心已向往之矣繼司理江州入佐儀部皆

卓然自樹以言事論歸而殫心理學崇正黜

邪有功名教益慰疇昔向往之衷云

己亥京察劉翰林丁中含與焉大千與論予前

謂無所短長偶未詳考耳二公皆直亮抗疏

言時事譏切宰執故見中傷云

予嘗見人輕率上疏或論人或論事輙沾沾自

喜有當公評然疏一出而是非邪正昭然畢

著毋論有所阿比有所指嗾舉其生平而盡

棄之即爲影響恍惚之詞人已窺其心曲即

爲兩可一偏之說人已定其品格若此者非其無才只緣無識耳是故君子不貴才而貴識

漢吳祐父恢爲南海欲殺青簡寫經祐諫曰踰越五嶺俗多珍怪此書若成載必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恢曰吳氏世不乏季子北齊郎基世業清慎無所營求爲潁川太守嘗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于此者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謂基

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夫在官寫書至細事也而子且諫之友且規之右人雅尚清節故此錄之以愧夫爲吏而滿載書帛珍貨以歸者

相臣相天子當任天下之重一身一家事何屑焉保衡之言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何等心思此格天之業所由隆也後世相臣有是哉屏君之耳目樹已之黨與專爲榮身肥家計

者毋論節號爲賢相亦不過立名立節知足知止而已縱上恩致君而未必如撻市之耻之篤也縱下恩澤民而未必如納溝之耻之切也雖謂三代而後無相臣不亦可乎

林居漫錄卷之九　終